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三

歷代制下大唐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並具學篇每

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徵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户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謂才堪利用蔽而不言也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髙試方

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上下中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奬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通文律者

然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因左拾遺劉承慶上疏奏四方珍貢列為庭實而舉人不厠甚非尊賢之意上從之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於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為五規置之於垜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橛廣六尺餘四規每規內兩邊各廣三尺懸高以三十尺為限列坐引射

名曰長垜弓用一石力箭重陸錢又穿土為埒其長與垜均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鹿子長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斷木為人戴方版於頂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馬槍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版方二寸五分皆以儇好不失者為上兼有步射穿劄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為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騎天寶六載正月制文

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尅捷亦宜告廟

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其鄉貢武舉人

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軌依舊習老子開元八

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

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徒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

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

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

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絶事資訓誘不可

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凡習

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玄宗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試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陵詬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遂為永制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通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

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姚奕奏玄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廕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

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懸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牆面焉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

大經其爾雅亦并帖注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策全通為甲第通四以上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衆科有能兼

學則加超奬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之期命舉人謁於先師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博集羣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荐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

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

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曰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寖以成風至於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治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户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内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

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韞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姦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為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匿嘲為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勅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

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矣貞元二年六月勑自今以後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月勑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依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

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擇精通經術三五人聞奏主司與同試問義策全通為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為次第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為常式九年五月勑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為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為次第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為常式其選授之法

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冊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冊授其職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朝堂冊訖皆拜廟冊用竹簡書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勑授凡制勑授及冊拜皆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供奉官若起居補闕拾遺之類雖是

六品以下官而皆勑授不屬選司開元四年始有此制 凡吏部兵部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文選舊制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掌八品九品選景雲初宋璟為吏部尚書始通其品員而分典之遂以為常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先時五月頒格於郡縣示人科限而集之初皆投狀於本郡或故任所述罷免之由而上尚書省限十月至省乃考覈資叙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名內外族姻年齒形狀優劣課最譴負刑犯必具焉以同流者五五為聯以京官五人為保一人為識皆列名結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之徒應選者有知人之詐冒而糾得三人以上者優以授之其試之日除場援棘譏察防檢如禮部舉人

之法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勑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厭聽各集厭者以類相從攢之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

事中讀之黄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於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

廷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則停至貞觀三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既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四時提衡略無休暇遂請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赴省三月三十日畢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

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𤣥宗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禄者復作循資格定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髙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亮停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髙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

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按顯慶初黄門侍郎劉祥道上疏曰今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此則是判之所起也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絶詞美

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叙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八等其折衝府亦有差等按格令内外官萬八千八十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已降凡十二萬餘員弘文崇文館學生五十員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凡二千六百一十員州縣學生六萬七百一十員兩京崇玄館學生二百員諸州學不計太史歷生三十六員天文生百五十員太醫童針呪諸生二百一十一員太卜卜筮生三十員千牛備身八十員備身二百五十六員進馬六十員齋郎八百六十二員諸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

四百六十二員諸屯生副千九百八十四員諸折衝府録事府吏千七百八十二員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員執仗執乘每府六十四員親事帳内一萬員集賢院御書手一百員翰林藥童數百員諸臺省寺監市衛府坊之胥吏及上州軍令録事省司補授者約六千餘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挽郎輦脚軍功使勞徵辟奏薦神童陪位諸以親蔭并藝術百司雜直或恩賜出身受職不為常員者不可悉數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

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為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名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上又曰夫

古今致理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徧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不可復寢是時吏部之法行始二十餘年雖已為弊矣而未甚滂流故公卿輔弼或有未之覺者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稱允愜十八年獨知選事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鑑焉太宗初知其微而未及更因循至於永徽中官紀已紊迨麟德之後不勝其弊及武太后臨朝務悅

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收之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謡又以鄧元挺有唐以來掌選之失無如元挺者時患消渴疾選人因目為鄧渴作鄧渴詩以謗之許子儒為侍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依資平配其後諸門入仕者猥衆不可禁止有偽立符告者有接承他名者有遠人無親而買保者有試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假濫不可悉數武太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有司不能詳求故實

剗革其弊神功元年勅自今以後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官不得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大樂鼔吹署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隂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署令有從勲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勲兩轉而乃繁設等級遞立選防苟以抑之及神龍以來復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兼超授閹官為員外官者又千餘人時李嶠居選部引用權勢以取聲名故爾其員外官悉憑恃與正官紛競至相敺擊者及嶠復入相乃深悟之上疏請惜班榮稍減除授時中宫用事恩澤横出除官有不由宰司特勅斜封便拜於是内外盈溢居無廨署時人謂之三

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時以鄭愔為吏部侍郎大納貨賄留人過多無闕注擬逆用三年闕員於是綱紀大紊及先天以後宋璟為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方革前弊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深而非才實者並罷選當時選者十不收一由是吏曹之職復理矣自有唐以來居吏部者唯馬載裴行儉崔玄暐韋嗣立最為稱職開元十三年玄宗又以吏部選試不公乃置十銓試人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琳

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邱各掌其一時左庶子吳兢上表諫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實百王準的伏見勅旨令韋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銓選及試判將畢遽名入禁中次定雖有吏部尚書及侍郎皆不得參其事議者皆以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則居上臨人之道經邦緯俗之規必在推誠方能感物抑又聞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故漢光武置赤心於人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嘗卒至尚書省尚書令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文簿矯曰此是臣之職分陛下非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就黜退陛下宜即還宮帝慙而返又陳平丙吉者漢家之宰相也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路死之人故上自天子至於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輒有侵越也況我大唐萬乘之君卓絶千古之上豈得下行選事頫取怪於朝野乎凡是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銓分選復以三銓

還有司明年復故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尚書李嶠奏曰伏見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辨分請准司勳兵部印文加告身兩字從之至天寶八載六月勅旨授官宜立攢符下諸郡府十一載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以肺腑為相懼挌物議取悦人心乃以選人非超絕當留及藍縷當放之外其餘常選從年深者率留故惷愚廢滯者咸荷焉其明年三銓注官皆自專之於尚書都堂與左相相偶唱注二旬而畢不復經門下省審侍郎不得參其議其內常參官八品以上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并

停使郎官御史丁憂廢省者舊制中書門下便除授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舉薦至五年六月勑在外者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者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叅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郎中中允中舍人祕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薦聞至八年正月勑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令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

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至九年十一月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成者宜令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跡定為三等并舉主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考績周　漢　魏　晉　後魏　大唐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

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名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毁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盗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準如此法也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諸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禄

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魏明帝時以士人毁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馬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黄門侍郎杜

君務伯名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資伊吕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内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

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一體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君元凱爲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巳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

末代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

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令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巳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

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賜車馬器服以申奬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録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理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

黨之音頻干朕聽令黜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
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畧舉遺闕諸
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
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令任事
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閒冗官
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
應忝玆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絶
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於考陟

排同閒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閒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

佐無事冗官或數月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内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

降太和以前茍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内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

消息時不從○大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目為之最凡二十七馬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麤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為下下若於善最

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戶口謂課丁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損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課及不課並准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

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　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損者謂永業口分之外有荒廢者　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内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所謂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内比校其猶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朕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人

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茍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産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覬爭求冐進不顧廉

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秩祿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

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理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所以速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厖未淳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

月升擢令長令日既上明日部内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為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赦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為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通典卷十五

通典卷十六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四

雜議論上

齊景公問晏子任人對曰地不同宜任之以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不能贍也○漢哀帝

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匡正也正其乖失時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才難謂有賢才難得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材賢材賢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拜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

中拜為梁内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免
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代非
私此三人貪其才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帝時吏居官
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
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
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
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悉盡也言無大小盡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吏
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

操持羣下下材懷危內顧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理之衆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傾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之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謂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愛良人吏良善也良人吏善理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

不即下理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理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不求備於一人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畧當寬恕其小罪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初發起為盜賊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令諸大夫有才能者

甚少宜先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後漢光武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疎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煉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要其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舉貢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張衡上疏曰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

利作者鼎沸其髙者頗引古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冐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末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魏文帝時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餠不可啖也

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時劉寔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為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

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夫在職之吏臨見授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

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也議者僉言代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小人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稱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闕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

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之人有得失矣故自漢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者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慢舉

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言所舉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其罪亦無由上聞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才高守道之士日馳走於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塞其路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

謗毁之生非徒空說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毁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伏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察之無已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

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於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代作則季代所用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章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

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
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
三公已先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
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
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先選之矣必詳於停
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此為令諸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
入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守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

任主者此為令百郡守共選一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代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夫貴讓則賢知明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能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多矣雖賢智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由進矣遊外者於

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止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讓而天下自化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

○晉始平王文學李重又以為等級繁多又外官輕而內官重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久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野自帝王以下代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漢採古制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

理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得為理大體所以遠比三代也及於東京尚書雖漸優重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國讓國諱改稱字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代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理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

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拘真秩魏初用輕資以先試守臣以為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之理盡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日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已也帝雖善之竟不能行○齊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彦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

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絶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彦回曰誠如卿言行之已久卒難為改也○梁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時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甲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代資用相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俛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歳月遷訛斯化漸篤凡

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隷叅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懸絶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黌校棊布傳經授受皆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

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畧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别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論曰書云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

嗣嫡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軾閭擁篲無絕於時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於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厠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閲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厲德興

化之道也○宋明帝聰愽好文史才思朗捷少讀書奏號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又論曰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既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本焉而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響之儔棄指歸而無執

賦歌詩頌百揆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聖
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為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
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顔謝箴繡鞶帨
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
文髙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
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
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於管
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

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敦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綵而斯豈近之乎蕭子顯曰自宋以來謝靈運顔延年以文章彰於代謝莊袁淑又以才藻係之朝廷之士及閭閻衣冠莫不仰其風流競為辭賦之事五經文句無復通其義者　○後魏孝文時高祐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識理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巧勞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勲舊之族雖年勤可録而才非撫人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

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私人以官帝善之韓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遂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别貢門地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其祖父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皁隷矣或云無奇才不若取士於文然此亦失矣豈可以代無周名便廢宰相而不置

哉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孝明帝時清河王懌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門品高下有恒若准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祕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昭然文無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祕著本為起家之官今或遷轉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違明令非所謂

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彌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鑑氏族辨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門冑品藻高卑四海畫一專尸衡石任實不輕故自置中正以來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兹選皆須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為勅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

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有歸流序允穆靈太后詔依表施行而終不能用薛淑為吏部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淑乃上書曰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即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令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務取廉平淳直素行有聞并學通古今曉達理體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勲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旣壯藉其

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矣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徐因引見復陳言曰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極諫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賢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亦寢矣○後周樂遜上疏論選舉曰選曹掌銓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知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

如覩白日其才有陞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此外付選曹銓叙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代以榮祿為重修身履行以慕聲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

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竒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兹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業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辭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

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瀉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縉紳參廁纓冕是以開皇四年並詔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茍合則

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葢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通典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十八七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謄録監生臣胡　浚

通典卷十七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選舉五

雜論議中

大唐貞觀八年三月詔進士讀一部經史二十三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黜之舉朝

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倣傚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其年馬周上書曰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升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今朝廷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勲人或京官不能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内身材强壯者先入為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

用人更輕其才堪宰涖以德行見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高宗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弊陳奏其一曰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是傷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人六年一千十八人顯慶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人）不簡雜色人即注官是傷濫（雜色解文三衛內外行署內外番官親事帳內品子任雜掌伎術直司書手兵部品子兵部勳官記室及功曹參軍檢校官屯副驛長校尉牧長）經學時務等比雜色三分不居其一經明行修之士猶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可皆求德行即知天

下共釐百姓之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爲國以來四十餘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且官人非材者本因用人之源濫濫源之所起復由入流人失於簡擇令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始付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信難成斗筲之材傷於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請令曹司試判訖簡爲四等奏聞量有材用兼有義行者爲第一等身品强壯及第八上并兵部所送人不占第一等及准例給送兵部者爲第二等餘量簡爲第三第四等第一

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司勲並准例處分其行署等私犯下第公坐下下雖經赦降情狀可責者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冀入流不濫官皆得人非材不取不至冗雜且令胥徒之輩知有銓選若復素非廉謹必將漸自飭勵其二曰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聞擇人多而官員少令之選者亦擇人但擇之無准約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歳積豈得不賸謹准約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

數令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人之賦命自有修促弱冠而從政懸車而致仕五十年食祿者罕見其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亦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足有賸人不慮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餘

人應須五百數外常賸一倍以上又比來放還者見停亦千餘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搜揚之法其三曰雜色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分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雜色人其四曰儒為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徧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勸誘之方理實為備而奬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以來於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諭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

以為奬進之道未周其五曰國家富有四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知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闕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為條例稍加優奬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實為朝廷惜之其六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豈無去就百姓見

官人遷代必懷茍且以去就之人臨茍且百姓責其移風易俗必無得理請四考依選法就任所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嶺南及痺癘之所四考不得替者不在此限例若計至五品及有中上以上私犯中下公坐下上以下考者四考滿依舊置替得替人依式聽選還淳反朴雖未敢期迭故迎新實減其勞擾其七曰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欲參用經學時務之流皆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但禁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

胥徒之人恐未盡銓衡之理請降進止稍清其選奉勑付所司集羣官詳議議者多難於改作事竟不行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讓避親知不得盡意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為美談即使卿等兒姪有才亦須依例進奉乾封八年八月上列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廣豈無英彦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

即遭囂謗以爲朋黨沉屈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不入誰不竭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上元元年劉嶢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爲考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

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採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為先才藝為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豐舒俊才沒而不

齒陳寔長者抜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風動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武太后臨朝垂拱中納言魏玄同以為吏部選舉未盡得人之術上疏曰昔之列國今之郡縣士無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因循以迄於今以刀筆求才以簿書察

行法令之弊久矣盖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不永鍾庾之器所積不多非其所及曷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況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而狥於勢利者哉使贓貨交易同乎市井加以

厚貌深衷險如丘陵使百行九流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且前古以來亂多治少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刱豈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稀少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為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年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混淆玉石不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既即事為弊致後來滋甚夫夏殷以前制度

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睹豈當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可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昔區區宋朝尚為裴子野所歎而況於當今乎又從政涖官不

可以無學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齠齓之年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歳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徒課試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及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升然後可以利用賔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經試則無才於其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

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行而後言才之義也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隅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尹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也武太后不納天授三

年右補闕薛謙光以其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而趨末矯飾行能以請託奔馳為務上疏曰自七國以來雖雜以縱横而漢興求士猶徵百行是以禮讓之士砥才毓德既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後祗重門資奨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梁陳之間時好詞賦故其俗以詩酒為重未嘗以修身為務降及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奏於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

君人大道好雕蟲小藝連編累牘盈箱積案獨有月露風雲之狀而已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兹擢人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其言乃下制禁文筆之為浮詞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詞不質書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及煬帝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故後生復相倣效皆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歷漸革前弊陛下君臨樹本崇化而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

或明制適下試令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為覔舉夫覔者自求之稱非人知我之謂也察辭度材則人品可見矣故選曹授職諠囂於禮闈州郡貢士諍訟於陛闥謗議紛紜寖成風俗令夫舉人詢於鄉閭歸於里正而已雖跡虧名教罪加刑典或冐籍竊資邀勲盜級假其賄賂即為無犯鄉閭設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文擅清奇則登甲科藻思小減則

為不第以此妝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安仁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藻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官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槩而取也其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使僥名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庸謬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臨難決疑乃將事也一劒之任非

將事也又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司馬宣王持劒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乎又按揚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任故也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遜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矣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試守令以觀能否參檢行事以覈是非

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長矣聖歷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莅事有聲太后謂仁傑曰祁奚内舉果得人也長安二年武太后下求賢令狄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乃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太后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又遷秋官侍郎四年夏

官尚書靈武大總管姚元之將之鎮太后令舉堪為宰相者元之對曰秋官侍郎張柬之沈厚有餘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遂為相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書夫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此其尤親於人者也是以親人之任宜得賢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選而令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非其才但於京官之中為閑散者或是

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守之間以為斥逐之地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亦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貲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其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勝言蓋甿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邑每為非才者所擾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令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甚自得計何則京

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是人情進取豈忘之於私但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令大利於京職而不在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而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日令又未革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

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遞次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内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天下不可為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遥聞而辟名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令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

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劒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據其合與不合而多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之以職事

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之賢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令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才之實故臣以為選部之弊在不變法變法甚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如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以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

年當管之内應有合選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干冒縱有不任選者謬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諠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葢冒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法令煩碎賢愚混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

闕政有識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毁稱相亂聽受不明事将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髙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善士則守志而俟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身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

馬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趨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茍求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謬干夫士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也十七年三月國子監祭酒楊湯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千人臣恐三千之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

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以其効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爲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長以此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駮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减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

左監門衛録事參軍劉秩論曰王者官人必視國之要杜諸户一其門安平則尊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

臣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進是以誘
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
方故商鞅患之說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
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
卒以是能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淳質高
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
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開二三而未
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譎之謀

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歛計料之
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畨係嚴熊羆等經營作渠以通
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筞富者買爵射官免刑
除罪公用彌多而為官者狗私上下並求百姓不堪刑
弊故巧法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作杜周減宣
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擊敢殺彰而
法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者無所任用由是精通秀頴
之士不遊於學遊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

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祖述尊重儒術不達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書雖用經術之士而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東漢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節之徒衆無何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甿庶非尚賢之術蓋尊尊之道於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

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含學問尚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之説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曾閲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撮羣抄以為學總衆詩以為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為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於從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詩賦之意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上

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治不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足以見情益失其本又何為乎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勲賞功以才涖職以才涖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後魏羽林士令萬騎軍功是也官乏祿吏擾

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司之所選者獨甸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既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耶時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又

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長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與事並理是以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選之也略其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莅若委游夏以政事責冉季以文學也何其謬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業國有代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為官代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代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

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劉氏代擾龍籍氏代司史庾氏庫氏代司出納制氏代司鑄鐘即其事也後代以代卿執柄盜私門畢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家革代卿之失而不復代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益為此也故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驥捕鼠令鷹守肉驥之捕鼠終不可獲而千里之功廢矣鷹之守肉死有餘罪而攫撮之効沒矣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

求良工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厦者先擇木然後揀材理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守人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也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

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

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畧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

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啓昬窒明故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粮未辦即又及秋事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

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正業蓋亦隳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兹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令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

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旣浩穰文簿繁雜因此踰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

舉人條例○一　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尚書明王道論語

詮百行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謂之兩經舉論語孝經為之翼助諸試帖一切請停唯令策試義及口問其策試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時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為虛無益於政今請令其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四以上為第但令直書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内問之餘科准此其口問

諸書每卷問一節取其心中了悟解釋分明往來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分通八以上為第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名四經舉加左氏春秋為五經舉不習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名一經舉既立差等隨等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勉○一明法舉亦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准經業科○一學春秋者能斷大事其有兼習三傳參其異同商確比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義并

口問並准前○一進士習業亦請令習禮記尚書論語
孝經并一史其雜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
以下試箋表論議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
其理通其詞雅為上理通詞平為次餘為否其所試策
於所習經史内徵問經問聖人㫖趣史問成敗得失并
時務共十節貴觀理識不用徵求隱僻詁以名數為無
益之能言詞不至鄙陋即為第○一有通禮記尚書論
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元經孟子荀卿子呂氏

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茂才舉達觀之士既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所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徵問諸書義理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畧深致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三禮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即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能○一學倍秀才而詞策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

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高理備不可同於進士其所徵

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為第○一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

書為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

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

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

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

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

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一天文律歷自有所司

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不問唯五經所論蓋舉其大體不可不知〇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令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試其文章通者注等第訖試官本司官錄事參軍及長史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若干即相連印縫並依寫解為先後不得參差封題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都送省司隨遠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符下諸道諸州追之限九月內盡到到即重試

之其文策皆勘會書跡調理與州試同即收之偽者送法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准前例○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耻何以居官其簡試之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請皆令習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問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絶替代其合外州申觧者依舉選例處分○一一經及第

人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上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緊縣尉之類用蔭止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資進士及三禮舉春秋舉與四經同資其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類其宏才諸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已來

禮儀沿革者請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為學既優並准五經舉人便授官其雜色出身人量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者加一等凡蔭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一其今舉人所習既從簡易士子趨學必當數倍往時每年諸色舉人主司簡擇常以五百人為大限此外任收雜色

選人條例○一其前資官及新出身並請不限選數任集庶有才無滯官得其人○一不習經史無以立身不

習法理無以効職舉人出身以後當宜習法其判問請皆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决其有既依律文又約經義文理弘雅超然出羣為第一等其斷以法理參以經史無所虧失粲然可觀為第二等判斷依法有文彩為三等頗約法式直書可否言雖不文其理無失者為第四等此外不收但如曹判及書題如此則可不得拘以聲勢文律翻失其真故合於理者數句亦收乖於理者詞多亦捨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

牓以懲之○一其授試官及員外等若悉不許選恐抱才者負屈若並令集則僥倖者頗多當酌事宜取其折衷請令所在審加勘責但無渝濫並准出身人例試判送省授官其九品八品官請同黃衣選人例授官七品六品依前資解褐官例五品四品依前資第二正官例其官好惡約之工拙也○一舊法四品五品官不復試判者以其歷任既久經試固多且官班巳崇人所知識不復為僞濫耳自有兵難仕進多門僥倖超擢不同往

日並請試判待三五年舉選路清然後仍依舊法其曾登科及有清白狀并曾任臺省官并諸司長官判史者已經選擇並不試依常例處分〇一每年天下來冬選人令秋九月依舉人名集審勘絶其姦濫試時長吏親自監臨皆分相遠絶其口授及替代其第四等以上封送省皆依舉人例處置吏部計天下闕員訖即重考天下所送判審定等第訖從上等據本色人數收人具名下本道觀察使追之限十月内到並重試之訖取州試

判類其書蹤及文體有偽濫准法處分其合留者依科目資緒隨穩便注擬○一其兩都選人不比外州請令省司自試隔年先試一同外州東都選人判亦將就上都考定等第兼類會人數明年依例追集重試之還以去秋所試驗其書蹤及詞理則隔年計會替代事亦難為○一兵興以來士人多去鄉土既因避難所在寄居必欲網羅才能隔年先試令歸本貫為弊更深其諸色舉選人並請准所在寄莊住處投狀請試舉人既不慮

僞濫其選人但勘會符告并責重保知非僞濫即准例處分○一宏詞拔萃以甄逸才進士明經以長學業並請依常年例其平選判入第二等亦任超資授官○一諸以㕓緒優勞准勑授官者如判劣惡者請授員外官待稍習法理試判合留即依資授正員官○一諸合授正員官人年未滿三十者請授無職事京官及外州府參軍不得授職事官

後論○有司或詰於議者曰吏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

判令外州送判則身言闕矣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範貌言乎貌謂舉措可觀言謂詞說合理此皆才幹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觀理識於此既蔽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之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即為知書判者斷決百事真為吏所切故觀其判則才可知矣彼身言及書豈可同為銓序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言為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為後亦有說乎對曰敷納以

言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庶政非言無以知之其唐虞百官咨俞無幾其下小吏官長自求各行敷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輒數千人三銓藻鑑心目難溥訓喧競之不暇又何敷納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學業既優可以言政教接以談論近於敷納矣有司復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闕於文學或頗有文學而言行未脩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之既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遙試未為通矣今銓衡之下

姦濫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偽濫深於市井法固至此無如之何豈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則隣伍知之官司耳目易爲採聽古人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令之新法以學舉者一經畢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謂易矣修言行者必當敦固不能爲此餘何足觀若有志性過人足存激勸及躬爲惡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已備但舉而行之耳故無云焉有司復曰其人效官公清且有能政以其短於詞判不見褒陞無乃闕於事實

乎對曰茍能如此最為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不行耳但令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有褒貶不得僭濫則善不蔽矣問曰試帖經者求其精熟令廢之有何理乎對曰夫人之為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今口問之令有講釋若不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為且務於帖則於義不專非演智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稚之事令方授之以職而待以童稚於理非宜有司復曰舊法口問並取通六今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

答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於通六失在鹵莾是以然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經今并為一有何理對曰夫事尚實則有功狥虛則益寡試策五通多書問目數立頭尾狥虛多矣豈如一策之内并問之乎

通典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六

雜議論下

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論曰計近代以來爵禄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之門太多代冑之家太優禄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徵古制以明

之管子曰夫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而近代以來祿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多歧心疏濶漏失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位免歸蘭陵後光武廵幸始復

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户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髙廕子弟重承恩奬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代胄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皷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臂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娯憂苦若天地之相

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覬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没死以趣上構姦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祿利之資太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爲刺史守令畏憚覩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祿而安榮哉顧漢法之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叙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

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腯而偃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為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為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為官如此易享禄如此厚上法如此寛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太薄既濟以為當輕其禄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盧座設位置印綬於旁揖讓而進授之不敢受寛其征傜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

不禁而息多士之門不扃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寛其徑而欲以法術遮列禁人奸冒此猶坯土以壅横流也勢必不止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升秩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判書簿歴言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乖得人

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先朝數人以下言之詳矣是以文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法久終弊雖文武之道亦與時張弛五帝三王之所以不相沿也是以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置署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内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

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令吏部之法壞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刓弊以為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謹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敘吏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

主明目達聰遴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偽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寛事詳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權道復古美制則衆才咸得而天下幸甚或曰當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既濟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

由於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名之法則其理不益久乎夫議事以制不以權當徵其本末計其遐邇豈時得時失之可言耶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輻輳士物繁合然後稱其大若權散郡國遠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之何又甚不然自古至隋數百千年選舉之任皆分郡國當漢

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壓九市人不得顧卓不得旋
仍溢之盛亦云極矣豈待選舉之士為其助哉又夫人
有定土土無賸人浮冗者多則地著者少自隋罷外選
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鳥聚雲合窮關中地
力之産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
於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且權分州郡
所在辟舉則四方之人無有遐心端居尊業而祿自及
祿苟未及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絶要攢乎京惜時懷祿

孰肯安堵必貨鬻田產竭家贏糧糜費道路交馳往復是驅地著而安為浮冗者也夫京師之冗孰與四方之實一都之繁孰與萬國之殷況王者當繁其天下豈壅閉之中校其衆寡哉或曰仕門久開入者已衆若革其法則舊名常調不足以致身使中才之人進無所容退無所習其將安歸乎既濟以為人繫賢愚業隨崇替管庫之賢既可以入仕則士之不肖寧愧乎出流從古以然非一代也故傳云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今士流既廣

不可强廢但鍵其舊門不使新入峻其官途不使濫登十數年間新者不來而舊者耗矣待其人少然後省官夫人之才分各有餘裕自為情欲所汩而未嘗盡焉引之則長縈之則短在勉而已故凡士族皆禀父兄之訓根聰明之性蓋以依倚官緒無湮淪墊溺之虞故循常不修名義罕立此教使然也若惟善是舉不才決棄前見爵禄後臨塗泥人懷憤激孰不騰進則中品之人悉為長材雖曰慎選捨之何適

選舉雜議凡七條○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舉貢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律曰諸貢舉人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㢘使升聞在朝廷則以時黜陟用茲懲勸足為致理有司因循不修厥職浸以訛謬使其陵頽今但修舊令舉舊政則人服矣焉用改作答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求學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令宜修且惟德無形惟才不器摶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

令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舉但
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循常諄
諄蚩騃愚鄙者或身甚廉謹政為人蔽者或善為姦濫
祕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曷嘗聞焉若銓不委外任不
責成不疏其源以道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授職雖
口誦律令手操斧鉞以臨其人無益也非改之不可〇
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則舉人
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

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為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名用至而授職何嘗賔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三或曰若使外州辟名必是牧守親故或權勢囑託或旁鄰交質多非實才奈其濫何答曰誠有之也然其濫孰與吏部多請較其優劣且州郡牧守古稱共理政能有美惡之

跡法令有殿最之科分憂責成誰敢濫舉設如年多人怠法久弊生天網恢疏容其姦謬舉親舉舊有囑有情十分其人五極其濫猶有一半尚全公道如吏部者十無一焉請試言之凡在銓衡唯徵書判至於補授祇校官資善書判者何必吏能美資歷者寧妨貪戾假使官資盡愜刀筆皆精此為吏曹至公之選而補授之際官材匪詳或性善緝人則職當主辨或才堪理劇則官授散員或時有相當亦幸中耳非吏曹素得而知也有文

無賴者計日可升有用無文者終身不進況其書判多是假手或他人替入或旁坐代為或臨事解衣或宿期定估才優者一兼四五自製者十不二三況造偽作姦冒名接脚又在其外令史受賂雖積謬而誰尤選人無資雖正名而猶刹又聞昔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各有分數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放限者禮部明經等亦然謂之省例斯非濫歟若等為濫此則百倍而多者也○四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

門多矣若等為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葢九流浩

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〇五或曰令人多情故長恐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令已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令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覩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書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

之般也○六或曰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正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極矣今令州郡名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禀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事必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為已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携妻孥復

往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已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為苟○七或曰今四方諸侯或有未朝覲者若天下士人既無常調久不得禄人皆嗟怨必相率去我入於他境則如之何答曰善哉問乎辟舉法行則搜羅畢盡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此禄之不及者皆下劣無任之人復何足惜當今天下凋弊之本實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

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今有才者既為我用愚劣者盡歸他人有萬家歸之內則二十萬人隨之食其黍粟衣其縑帛享其祿廪役其人庶我收其賢彼得其愚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自古興邦制敵之術莫岀於是唯懼去我之不速也夫何患焉

請改革選舉事條○內外文武官五品以上應非選司注擬者

右請宰相總其進敘吏部兵部參議可否○吏部尚書侍郎右請掌議文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薦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京司長官及觀察使刺史舉用僚佐有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郎中刺舉員外郎判成侍郎尚書署之而後行諸官長若犯他過按司自當彈奏即非吏部所察故云非選用濫失不得舉餘所掌准舊若官長選用濫失有聞而吏部不舉請委御史臺彈之御史臺不舉即左右彈之按六典御史有糾不當者即左右丞得彈奏○兵部尚書侍郎右請掌議武官五品以上

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軍衛長官及節度都團練使舉用將校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舉及臺省糾彈如吏部之法餘所掌准舊○禮部每年貢舉人右並請停廢有別項經藝之士請於國子監六學中銓擇國子學大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兵部舉選右請停廢昔隋置折衝府所以分鎮天下散兵及武太后昇平置武舉恐人之忘戰則武官武選本末可徵令内外邦畿皆有師旅偏裨將校所在至多誠宜設法減除豈復張門誘入况若此輩又非驍雄徒稱武官不足守禦雖習弓矢不堪戰鬬而坐享禄俸規逃征徭今請悉停以絶姦利○京官六品以下應合選司注擬者右

請各委本司長官自選用初補稱攝然後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奏成乃下勑牒并符告於本司是為正官考從奏成日計凡攝官俸禄各給半○府州佐官別駕少尹五府司馬亦令皆不在此限右自長史以下至縣丞尉諸州長史司馬或雖是五品以上官亦同六品官法請各委州府長官自選用不限土客其申報正攝之制與京官六品以下同其邊遠羈縻等州請兼委本道觀察使共銓擇補授○上州省事市令中州參軍博士下州判司錄事參軍不在此例中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

戍官等右請本任刺史補授訖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給牒然後成官並不用聞奏其員數不得踰舊制雖吏部未報並全給俸祿若承省牒在任與正同去任後不得稱其官職若州司以勞効未著而不申者請不限年月並聽之○州縣右請准舊令州為三等上中下縣為五等赤畿上中下 其餘緊望雄輔之名請廢夫等級繁多則仕進淹滯使其周歷即務速遷官非久安政亦苟且請減衆級以懲僥心則官僚可期羣才無壅○六品以下官資歷右並請以五周為滿唐虞遷官必以九載魏晉以後皆經六周國家因隋為四

近又減削為三考今三四則太少六九則太多請限五周庶為折中其遷轉資歷請約修舊制修舊制謂遷轉資次也但以一官亦滿即任名用並無選數若才行理績有尤異者請聽超遷每長官代換其舊僚屬若有負犯及不稱職者請任便替若無負犯皆待考滿未滿者不得替

○諸道使管内之人及州縣官屬有政理尤異識略宏通行業精修藝能超絶及懷才未達隱德丘園或堪充内官不稱州縣者並申送吏部　将校偏裨有兵謀武藝或堪充宿衛或可為統帥者右請不限多少各令長官具述

才行謀略舉送朝廷皆申上吏部兵部各設官署以處之審量才能銓第高下每官職有缺及別項任使則隨才擢用如漢光祿勳領三署郎稱舉者舉主加階進爵得賢俊者遷其官若自用僚屬雖得賢不賞

禁約雜條○一 諸使及諸司州府長官舉用僚屬請明書事跡德行才能請授某官某職皆先申吏部兵部若諸使奏官兼帶職掌者即以職掌分其文武不計本官帶州縣職即申吏部帶軍職即申兵部吏部兵部謄其詞而奏云得某使某軍司某州府狀稱以元狀人入按每使每

司每州各為一簿〇一所舉官吏在任日有行迹乖謬不如舉狀及犯罪至徒以上者請兼坐舉主其所犯人自依常法本條處分一人奪禄一年諸使無禄者准三品官以料錢折納依時估計二人奪賜無賜者貶其色降紫從緋降緋從緑降緑從碧三人奪階及爵有爵無階有階無爵者加奪賜及勲四人解見任職事官已上任者並追解之五人貶官節度觀察使降為刺史刺史降為上佐皆以邊州六人除名雖六人以上罪止除名有犯贓罪至流以上者倍論之倍謂一人從二人之法二人從四人之法三人從六人之法罪止三人若舉用後續知過謬具狀申述及自按劾者請勿論此謂所知

不審舉用失誤者　○一所舉官有因姦納賂而舉者有親故非才而舉者有容受囑託而舉者有所知不善而故舉者有犯一科請皆以罔上論不在官贖限囑託舉者兩俱為首規求者為從

評曰夫人生有欲無君乃亂君不獨理故建庶官昔在唐虞皆訪於衆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夔龍稷契此蓋用人之大略也降及三代擇於鄉庠然後授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閭塾所推猶本乎行而郡

國佐吏並自奬擢備嘗試効乃登王朝内官有僚屬者亦得徵求俊彦暨於東漢初置選職推擇之制尚習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舉所以二漢號為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蓋論閥閲罕考行能選曹之任益為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内官之卿尹大夫咸吏部所署而辟名及鄉里之舉舊式不替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號凡有九姓大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理少諒無足可稱夫文質相矯有

如循環教化所由興喪是繫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尚綺麗澆訛之弊極於有隋且三代以來憲章可舉唯稱漢室繼漢之盛莫若我唐惜乎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其時矣羣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尚文風教未淳慮由於此緬徵往昔論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員或云等級太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能究所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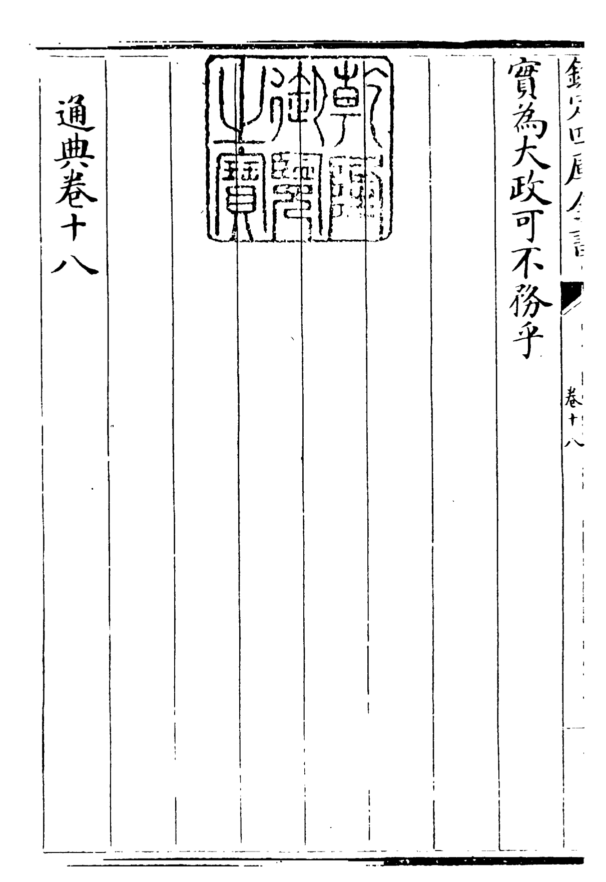
之由何者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為仕者又不可勝記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

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列郡百餘太守入作
公卿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闕略其文無所可否責
以成効寄委斯重酬奬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縣
差降復為八九邑之俊乂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
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禀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
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為吏部尚
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魏
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葢有天下不欲

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罔徵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綜失叙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才授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辯論之方擇其書判靡然趨尚其流猥雜所以閱經號為倒拔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壓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或

糊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苟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為國之本資乎人甿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名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抵斯刓弊其效甚速

實為大政可不務乎



通典卷十八